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宋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故其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

為人薰畏物謀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

人謂之穢冢

秦檜徵時為童子師仰東修自給嘗慨歎有若得
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以申王致仕

申屬猴年陰山以為詩識

近世窮學究云我若
有道踏不做猢猻王

此本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
汲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管
獨伊尹格於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
超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
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
詩檜即與改秩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賤
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

沈長卿為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
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所告編置化州

檜之建第於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
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
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落陽圖白髮却
千鄙鄔貯黃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
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滓積墻陰

康與之

字伯可所著有順菴詞時有康譽之
者字叔聞號退軒老人疑伯可弟也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

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檜生
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幙護
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
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
章孔孟勲庸周召師表方春遇魚水君臣須
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
篆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見柳稍青
淺梅英紅小又嘗與檜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

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曰今皇御
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檜大喜撒碁酣飲終日而
罷

康伯可既受知於秦檜檜薦之伯可專應制為歌
詞上元奉敕進瑞鶴仙一闕云瑞烟浮禁苑正
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花滿隘花衢歌市
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
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裏蘭

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
蛾兒滿路。成團打隊。簇着冠兒。闌轉喜皇都舊
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極稱賞。風柔夜煖
以下一段。賜金甚厚。

重陽日常有踈風。冷雨。康伯可在翰苑。日嘗重九
遇雨。奉勅撰詞。伯可口占望江南。一闕進云。重
陽日。陰雨四郊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
水平。臍直浸到東籬。采萸。胖菊。蕊濕。滋滋落。

帽。孟嘉尋箒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箇。一身泥。
蓋蒜酪體也。上覽之大笑。

康伯可當與右璫押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特為
卓絕。上時持玩。流涕璫下。直竊携至家。而伯可
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伯可給璫入取。殺核輒
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
之大駭。然無可柰。何明日叩頭請死。上怒。亟取

視之不覺大慟

康伯可與蘇養直有溪堂之約雪夜作採桑子詞
促之曰馮夷剪破澄溪練飛下同雲着地無痕
柳絮梅花處處春 山陰此夜明如畫月滿前
村莫掩溪門恐有扁舟乘興人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辭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
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 郎意濃妾意濃油壁
車輕即馬驄相逢九里松

康伯可江城梅花引曰娟娟霜月冷侵門怕黃昏
又黃昏手撚一枝獨自對芳樽酒又不禁花又
惱漏聲遠一更更總斷魂斷魂斷魂不堪聞
被半溫香半薰睡也睡也睡不穩誰與溫存惟
有牀前銀燭照啼痕一夜為花憔悴損人瘦也
此梅花瘦幾分

康伯可冬景詞云霜幕風簾閑齊小戶素蟾初上
雕龍玉盃醺醖還與可人何古鼎沉烟篆細玉

笋破橙橘香濃。梳粧懶脂輕粉薄。約略淡眉峰。

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

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

醕酏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此與九日應制同。一體順菴又

有滿江紅作於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憤。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辛稼軒集亦有此全不異。

張彥實

人 番陽

張彥實兄楚材為秘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彥實

作詩云天上新驂寶轆回。看花仍趁雪霏開。折
歸忍負金焦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媒未須翻
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
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秦檜

當國見其詩喜之。遂擢左史。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

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云掛起招牌一聲
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
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
獸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張彥實掌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

潤色偶戲成一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
筆陣仍推免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
管城封原仲以為誚已大怒翹於會之誅言官
彈之彥實罷為宮祠

陸士規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于臨川守
饋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
怒甚士規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

其近作士規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
離離踏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
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檜吟賞再四待之如
初

張孝祥

字安國號于湖蜀簡
州人後卜居歷陽

張孝祥父初與胡寅交善秦檜惡寅并初下之獄
既而什之後孝祥由鄉薦得試集英考官寘第
二秦壻為冠孝祥卷文墨皆精妙上覽之喜甚

擢首選實以抑秦也秦不能堪喑曰胡寅雖遠
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為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
稱其詩安國請秦謝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
愛狀元詩嘗觀試詩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
盡為君占却

張安國詠雨滿江紅曰斗帳高眠窓寒靜瀟瀟雨
意南樓近更移三鼓漏傳一水點點不離楊柳
外聲聲只在芭蕉裏也不管滴破故鄉心愁人

耳無似有遊絲細。聚復散。真珠碎。天應分付。
與別離滋味。破我一床蝴蝶。夢輸他。雙枕鴛鴦。
睡向此際。別有好思量。人千里。

陳修

字敏修。福州人。號市隱。居士。貴公度榜第三人。

陳敏修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葱嶺
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
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御試唱
名問云。卿便是陳修復。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

年幾何有幾子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詔出
內人施氏嫁之施年甫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
為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彭演

公永之子福州人紹興
間父子兄弟相繼及第

彭演嘗宿甘泉店因闕步至一官舍梁上有紅絲
羯鼓絃數條垂于地一老人杖而守之曰此開
元興慶宮也二百年中至此者十二人皆有留
題請書一絕演題云長安宮闕半蓬蒿塵暗虹

梁錫鼓緇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

陳彥才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彥才雖鄰不謁及再
相有薦之者止就部往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
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
豈子笑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
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朱敦儒

字希真東都名士紹興中以詩詞擅名

朱希真天資曠達有神仙風致自述詞云我是清
都山水郎天教分付與疎狂曾批給月支風券
屢上留雲借月章詩萬卷酒千觴曾看眼看侯
王玉樓金殿慵歸去且揀梅花醉洛陽

朱希真居東都曾友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
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至
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希真
平日所留意者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

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
僊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

靖康變後郡縣不頒律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
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
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
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
能與世隔。時同喪亂空傷神。

朱希真除夕鷓鴣天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

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箇籃輿處處山
添老大轉痴頑謝天教我老來閑道人還了
鴛鴦債紙帳梅香醉夢間

陳與義

字去非號簡齋河間涇口大
耳聾時識者知其為貴人

陳簡齋有九日詩憶昨甲辰重九日天恩曾預宴
城東龍沙北望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高宗
覽之泣下

宋自遜

字謙父南昌人號步
山有集名漁樵笛譜

宋自遜詞筆絕高嘗作驀山溪自述云壺山居士
未老心先懶愛學道人家辦竹几蒲團茗椀青
山可買小結屋三間開一徑俯清溪脩竹栽教
滿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若肯小留還更薄
酒三尊兩盞吟詩度曲風月任招呼身外事不
相関自有天公管

許左之

天台人

紹興間許左之與弟右之同遊太學休澣日漫遊

酒邊左之已醉欲與妓狎妓已容有所惟在矣
左之立占小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候入花深
處放直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他妓有所惟欲去
左之代妓作小詞云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
如今留你不住所惟聽之戀戀踰時妓迨後來
致謝焉

陳桶

紹興中陳桶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脩養之

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
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
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林外

字豈塵
泉南人

林外詞翰瀟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筭在上庠暇日
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馬外丰姿都雅
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
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且盡

復傾一篋迨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
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
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
歸去老却碧桃無限春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
神仙至飲云

李和父

陵和父常于貴家觀降僊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薛
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

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
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天之靈也

宋慶之

宋慶之寓永嘉遠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
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絃為說時人號為辨八
絃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
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
韻宋指辨云以八絃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

青山堂外紀卷五十一
如飛大書鵲橋僊一闕云鑿與初駕牛車齊發
隱隱鵲橋呻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未朝
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
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艣為題詩云寒
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
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僊子多奇致欲駕
僊舟探僊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

月。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八

十四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孝宗睿

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初封普安郡王與恩

平郡王璩同養於宮中嘗各賜官女十人閱數日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

完璧也已而皆竟賜焉遂立為皇太子

帝在藩邸時從先堯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

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

孝宗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
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
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動。規恢須廣大。又
春晴有感。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滯欣逢
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靈隱寺有冷泉亭。臨安絕景
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

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峰
宛然天成有堂亦名冷泉孝宗賦古風有曰孰
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嵒嵒倚
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
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
歲寒常不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
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盃中醪高
宗為之解頤

曾覲

字純甫號海野東都故老高熙中擅政
間陳亮名欬見馬亮耻之踰垣而遁

曾純甫及見汴都之盛者庚寅春奉使過汴作金
人捧露盤詞云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踪正御溝
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
酒醉絃筦柳綠荅紅 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
夢魂中但寒烟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三十
六離宮寒笳驚起暮天鴈寂寞東風

曾純甫在邶鄆道中望叢臺有感作憶秦娥云風

蕭瑟邯鄲古道傷。行客傷。行客繁華一瞬不堪。
思憶。業臺歌舞無消息。金尊玉管空陳迹。空
陳迹。連天草樹暮雲疑碧。

乾道三年上苑初夏曾覲侍宴池上有雙飛新燕
掠水而去得旨賦阮郎歸云柳陰庭館占風光。
呢喃清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
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為憐流水落蒼香。
卻將歸畫梁。時帝就登御舟繞堤間遊既登舟

知閣張綸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
一雨如塵一陣東風殺紋微皺碧沼鱗鱗 仙娥

花月精神奏鳳筦鸞絃開新萬歲聲中九霞盃
內長醉芳春覲和進云桃鬢紅勻梨腮粉薄鴛
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 清時

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僊韶九重鸞
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
內

高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
因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
為之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
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
南岼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稍止上
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時侍燕官
開府曾純甫進壺中天辭云素飈漾碧看天衢
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瀉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

別玉手搖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
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
笑成痴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
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
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餅不曾用金甌。
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
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

于國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往往修舊京金明池
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
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
日御舟經過斷橋旁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
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
問何人所作太學生于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
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

一。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
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搗殘酒來尋陌
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不免酸寒。因
為改作。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命解褐云。

吳璠

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
潮。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塘形勝天
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湖亦天下所無。宣諭侍官

各賦醉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琚為第一其
辭曰玉紅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
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
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

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彩
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
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賞賜無限
至月上始還

洪邁

字景廬，號容齋。與允、造皆異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

知饒州，造家居喪，偶宣子吊焉。造延客，至內齋，喚酒，南舉杯，羣妾全出，酒行無筭。造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廬來為守，時已嫫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廬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

王為絕倒

紹興間，洪景廬在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過抱劍街孫氏小樓，夜月如晝，正臨欄，憑几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媚黠慧，白坐中曰：「今夕

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較藝蘭省其高登不
疑請各賦一詞為他日佳話何自明即操筆作
浣溪沙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
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
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衆傳觀歎賞獨
恨其末句失意景盧續臨江仙曰綺席留懽懽
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
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

葱蔥。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躡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景廬果奏名。賜第餘皆不偶。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之。入境與其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

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諸生衍作南鄉子詞誚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

湯熙問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忽大雨有旨許

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而天宇豁然洪
景廬時為待制進詩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數
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
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
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越數日扈從詣景
靈宮朝獻上賜和篇云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
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
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自誇不似華

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兵部尚書宇文
價內引上舉此詩曰洪侍制用兩如麻字偶思
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鷄鼓催花事故以華
清車騎答之價拱手稱賀

洪容齋周益公嘗侍壽皇宴因談有核上問容齋
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
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
五版荀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

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啟顏一笑衡口輒發見者無不敬畏因寡髮俗目為趙葫蘆洪景廬戲作減字木蘭花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枝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軋捺不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交天照作巴

衢州白沙渡酒館敗壁間有題油污衣詩曰一點
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
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洪景盧亟稱之

葉顥

字子昂坐
冬雷羅相

乾道初葉顥為諫議林安宅所擊羅去林遂副樞
密已而置獄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乃召拜
左揆洪景盧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
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

歸兮大慰瞻依之望時歎其工

洪在翰苑一日章二十制訖意

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曝晒之院吏父也舊

在東都亦供院役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

二十餘年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

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檢丹子耳洪為面赤

沈詹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取筠州沈方售一妾

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呼妻父母

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此張忠定公詠會稽

潘方仲矩為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

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

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廷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魏杞

初為宗正少卿使金定和議及還遂致大用

乾道七年魏丞相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末已

趙雄

字溫叔嘗以薦奉待命逆旅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攬豬頭肉卷餅而食勢

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喫異人奏之孝宗至
召見奇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宮驟用

為左
史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
見有蜀守當朝辭素不能文以為憂其家素事
梓潼神夜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
啼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即
用前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翌日謂宰相趙雄曰
昨有蜀人對者朕問峽中風景彼誦杜詩以對

三峽之景宛在目中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
雄退朝問守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
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矣不若歸蜀赴
郡乃予憲節使其後神情功為崇家遂索馬

孝宗時有大守姓息朝辭閣門吏曰官人何謂詫
姓守曰春秋有息媯漢有息夫躬非詫也趙溫
叔聞其語守對罷溫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
者朝辭可謂詫也溫叔即曰春秋有息媯漢有

息夫躬非詭也。上喜曰：卿該博如此。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
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
作相傳說于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于孝武之
甸時趙溫叔為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
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為詩者曰：走殺
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
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辛棄疾

字幼安，先仕金紹興末，縛宋叛將歸朝。一日陳同父造訪將近，有小橋同

父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父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倚樓見之大驚異，遂與定交。有二妾曰田田曰錢錢，皆目其姓而名之。並善筆札，嘗代幼安答尺牘。

辛幼安居山日嘗欲止酒賦沁園春云杯汝前
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
今苦眩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
妨死便埋渾如此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
馮歌舞為媒算合作平居鳩毒猜况怨無大小

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
亟去吾力猶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招
則須來一日城中諸公載酒入山幼安不得以
止酒為解遂破戒一醉再酌前調云杯汝知乎
酒泉罷侯鴟夷乞骸更高陽入謁都稱蠶白杜
康初筮正得雲雷細數從前不堪餘恨歲月都
將麴蘖埋君詩好似提壺却勸沽酒何哉君
言病豈無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記醉眠陶令

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菑。欲聽公言慙非。
勇者司馬家兒。解覆杯還堪笑。借今宵一醉為
故人来。

辛幼安遣興西江月詞曰。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
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昨夜
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

手推松曰去。

漢書龔勝傳。勝與左將軍公孫祿
議事不和。憐士夏侯常勸之。勝以

手推常
曰去。

陳辛叟憶內辛稼軒作尋芳草詞嘲之曰有得許
多淚更開却許多鶯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
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鴈兒調戲
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

長沙道中壁上有婦人題字若有恨者辛稼軒用
其意為賦減字木蘭花詞曰盈盈淚眼往日青
樓天樣遠秋月春花輸與尋常姊妹家 水村
山驛日暮行雲無氣力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鴈

不來。

南渡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江西造口不及
而還辛稼軒過其地有感賦菩薩蠻詞曰鬱孤
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
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
愁予山深聞鵲鳴

末句謂恢復
行不得也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
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

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
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
誤娥眉。曾有人如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
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
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詞斜
陽烟柳之句。怨刺頗深。壽皇見之。怫然不悅。然
亦不罪也。

辛幼安有園亭。皆為賦詞。一日獨坐。停雲亭水聲。

山色競來樽俎意。溪山欲授例者。遂作數語云。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白髮。
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兒
略相似。一樽搔首東窓裡。想淵明停雲詩就。
此時風味江左。況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
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
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稼軒每開燕必命侍妓。

歌其所作特好歌此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
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不恨古人吾
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
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旣而又作一
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
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
感槩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
鼓憑誰問廡顏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

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
不可容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
四視不止相臺岳珂時年甚少偶坐於席率然
對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
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
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珂曰前篇豪視一
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
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

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未竟

稼軒園池中畜魚有鷺鷥羣集其上賦鵲橋仙論
之曰溪邊白鷺來吾告汝溪內魚兒堪數主憐
汝汝憐魚要物我欣然一處。白沙遠浦青泥
別渚。剩有鰕跳鯽舞。聽君飛去。飽時來看頭上
風吹。一縷。

辛幼安寧理朝擁節鉞奉身勇退悉以家事付兒
曹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煙忽過一身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起催科
了辦。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

山管水

甄龍友

字雲卿永嘉人。涓
稽辨拔名冠一時。

甄龍友嘗遊天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
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聞。且
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

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甄倉猝不知所對。上不擇龍友，退乃得思之。曰：「何不云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為友。」

友悔恨久之。

時蜀人主選有雋聲，值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爾問曰：「李融」

字若川，何謂通，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以山也。」

大喜，詔除翰

林院編修。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撮禪子，多稱之。」

甄龍友嘗遊僧舍。僧具饌延款。甄見有雌雞。久畜。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子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眾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吐香水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

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溪處去。化生彼國
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
而去。

樓宣獻自西掖出守永嘉。以首春觴客甄龍友。預
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
甄曰。以果園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
公大笑。為罰掌吏。

堯山堂外紀卷五十九終